

诗 意 地 还 乡

——读《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

洪 琼

(人民出版社 哲学编辑室, 北京 100706)

[作者简介] 洪 琼(1979-), 男, 湖南岳阳人,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编辑, 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4-0622-02

王凯博士的新著《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道家精神为线索, 在哲学、文学、美学、艺术的广阔视野下, 对先秦至晚唐的山水田园诗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化了对古典美学和古典诗学的研究。作为一部融美学与文学为一体的学术著作, 该书贯彻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清晰地勾勒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孕育、萌芽、形成以及发展到高峰的流变过程, 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 既深入地探讨了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对山水田园诗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也生动地展现出山水田园诗中所蕴涵着的自然气韵和道家风骨; 同时, 也试图通过对山水田园诗的现代阐释来彰显生存境域的深层奥秘, 重新还原诗意语言自身所建立的世界。这既是一个尝试, 也是一个创新; 不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也有较强的可读性、欣赏性。

细细品味该书, 我们便会发现该书的一个最大的独创性是: 一方面, 该书旨在以对从先秦到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系统诠释来透视山水田园诗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 另一方面, 该书也试图从道家的美学思想这个独特维度来展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独特艺术魅力和艺术风格。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该书为什么选择了以着重探讨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的内在联系作为主题? 或者说, 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两者之间为什么存在着割不断的因缘关系?

第一, 从道家精神的特殊性来看, 儒、道、禅基本上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儒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文领域, 侧重于对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 试图在血缘的基础上, 建立一套稳固、持久的价值体系, 并以此来观照社会人生。而道家的思想是高度哲学性的, 是对宇宙的总体性思考, 是一种极为深沉的大宇宙意识。道家是以一种超越的心态, 首先完成对宇宙本体的感悟, 然后再来反观万物和现实的社会人生。而禅宗与道家的精神(特别是庄子的自然思想)相融合, 并把它更加心灵化了, 不仅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空灵微妙的精神资源, 而且与道家一同塑造了中国人别具情趣的审美道路。道家的自然化与禅宗的心灵化, 既为中国古代文学确立了内在化的方向, 也为中国古典艺术奠定了美学的基础。因此, 我们可以说, 正是道家精神赋予了山水田园诗以活的灵魂。

第二, 从田园山水诗本身来看, 中国古代的山水诗, 往往和忧国伤时、怀古咏史、羁旅行役、送行游宴、求仙访道等题材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田园诗, 许多是同隐逸等题材内容结合在一起的。隐居也是诗人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通过对清新的乡间景色、恬静的农家生活的描写, 与浑浊的官场形成强烈的对比。有相当一部分出色的诗人, 都是在仕途受挫或官场失意的背景下, 走进山水隐居田园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说山水田园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道家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 不仅是道家精神赋予了山水田园诗以活的灵魂, 而且山水田园诗也诠释和深化着道家精神。

显然, 就本书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来说, 本书的新意便凸显出来, 凭借于此, 本书区别于从单纯文学的角度来写山水田园诗的其他一般著作。

不仅如此, 该书显然是在诠释艺术作品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深沉的暗示。这个暗示实际上是指向了某种意义。

毋庸置疑，对生存本身的关切无疑根源于人生最大的矛盾即存在与虚无的矛盾：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一方面，其给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且是万苦之源；另一方面，也正是此一矛盾，才深深地从本源处唤醒人的生命力、创造力，使得超越成为人的一个基本点——不断地迈向生命的新天地。可以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来是寻求拯救之途的历史，虽然此矛盾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但是人类的探索也因此永无止境，人类才会有不断的进步。无论是山水诗还是田园诗，都不仅仅是只谈山水或只谈田园，而是试图透过对山水或田园的描写，抒发诗人的感情境域，进而将遮蔽在山水田园诗背后的道家精神显明，并最终指向人生和人世奥秘——指向整个宇宙大化流行的奥秘——指向存在与虚无的奥秘。本书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其深度也就非同寻常了。

然而，上帝已死，圣人已绝，大道亦缄默不语。当今时代无疑成了一个物欲横流、浮躁无根的技术主义时代，人已经被技术理性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人的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使得人的思想变得贫乏甚至无思想。无家可归成了现代人的规定。人们往往忙于算计，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以强凌弱、阳奉阴违、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表里不一、营私舞弊……，许多人都迷失于物之中，人奴役物（人也是物），物亦奴役人，人为物所异化。一生都在追寻，然所追寻的不是真正的存在意义；一生都在忙碌，然所忙碌的却不是本真的存在。迷失了自我，迷失于非本真的存在之中。那么，何处是家园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愁是一种古老的情绪，它相关于故乡、家园，是对故乡、家园的思恋。人只有在无家可归的处境中，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家的亲切与美好。对于中国古人而言，这个梦、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园就是与人同根同源的自然天地，它是人的所来之处和所去之处。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就是这家园里的歌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最初的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底唱出来的，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所透露的正是来自家园的召唤，这正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

在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中，不论是离乡之怨，还是还乡之愁，抑或回乡之喜，我们均随意便可找到。

表达离乡之怨的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表达还乡之愁的如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表达回乡之喜的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正是这种乡怨、乡愁、乡喜，体现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独特艺术魅力，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人的生存境域——在古代，自然不是作为钢筋水泥的架构而出现的，也不是作为满足人的无穷物欲的手段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为技术理性服务的客体而出现的；在古代，自然不会不断地侵蚀着人的鲜活灵性，人也不会逐渐地淡化大自然的浓浓诗意；在古代，自然是作为人的家园出现的，人在天地间生老病死、生息繁衍，在天地间喜怒哀乐，也在天地间放声歌唱。作者能洞察到这些生存境域的奥秘，正彰显出了该书在当代社会和当代文明中的重要价值和独特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就作者所挑选的田园山水诗来说，不但清晰地勾勒了整个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脉络，而且从一个独特的维度（山水田园诗）揭明了道家精神走向艺术的必然性，既显示了作者敏锐的眼光，又表明了作者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就该书的逻辑结构和语言风格来说，全书结构简明，逻辑清晰，内容平实而富有创见，且语言简洁，文笔优美。

当然，作为一个学者，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寻求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发思考和判断：我们的时代既不是老子和庄子的时代，也不是陶渊明和李白的时代。当代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而不是田园中。即使是如中国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那些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也向往着城市。所谓的城镇化正在实现着乡村的梦想。山水依然存在，且依然秀丽，但它们只是人们旅游的地方，也就是度假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寄情的所在。这一切都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自然沉默了，自然不再是人的规定。在后自然时代里，技术不仅是自然的主宰，而且也是人的主人，所以，人们说我们的时代不再是自然的时代，而是技术的时代。在这样高度技术的时代，世界却呈现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如生态恶化等等病症。但是，人们是抱怨这种时代的病症，还是正视时代的病症而积极寻求好的治疗途径？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不同道路。人一旦意识到远离了自然就迫切希望返回自然，但究竟什么是这个自然，这是需要我们追问的。我们深信，王凯博士的这部《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能给人们的追问予以启迪，揭示出自然的真相。

（责任编辑 严 真）